

郑媛纯情小说系列

台湾郑媛 著

J

LANGHAOLE
BUSHUOAI

讲好了不说爱

为了救母亲，江雨薇不得不出卖了自己，但她偷偷和自己讲好，在这场买卖关系中，绝不说爱…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郑/媛/纯/情/小/说/系/列

[台湾] 郑媛 著

J
JIANCHAOLE
BUSHUOAI

讲好了不说爱

为了救母亲，江雨薇不得不出卖了自己，但她偷偷和自己讲好，在这场买卖关系中，绝不说爱…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01-2005-203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讲好了不说爱/郑媛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5.5

(郑媛纯情小说)

ISBN 7-02-005021-2

I. 讲… II. 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5242 号

责任编辑:王瑞琴

责任校对:王 剑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讲好了不说爱

Jiang Hao Le Bu Shuo Ai

[台湾]郑媛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88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5 插页 2
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5021-2/I·3912

定价 11.00 元

第 一 章

通常,医院里每一处角落都应该已经彻底地消毒过,这是一所合格的医院,对医疗卫生有最基本的要求。

但除了消毒水与药物的刺鼻味外,只要是医院,始终能闻到病房内掺杂某种霉腐的气味。

那是死亡的气味吧?

惟有在医院这种地方,才有这种如影随形的气味,让人产生莫名的恐惧。

古昊天皱起眉头,他刚毅的面孔十分严肃,加上他身着铁灰色西服、灰衬衫、灰领带,更让人感到一股凝重的威胁意味。

尽管如此,因为古昊天的特殊身份——知名财团“太古”集团的少东,未来集团的接班人,亚洲前十大钻石单身汉,记者的兴趣清一色集中在古昊天身上。

他们不怕死地举起相机猛拍,刺眼的镁光灯此起彼落闪个不停,问的不是古昊天的私人问题,就是有关太古下半年投资动向,却没有一个人问到今天的主题——有关太古

集团慈善捐款一事。

当然，媒体皆知大财团捐巨款搞慈善只是名目，一则为节税，二则为做企业形象，本来就没什么好问的。但相对的，对于这群八卦记者不着边际的问题，古昊天也失去了耐心。

要不是“老爷子”坚持，他不会亲自到这种乡下地方做慈善事业！

他皱起眉头，低头看了一眼腕表。“亚珊，你替我挡一下。”撇头吩咐一声，没等秘书响应，古昊天掉头走出医院的接待室。

“古总！”太古的公关主任许倩蓉随后跟了出来，“古总，里面的记者还有很多问题——”

“有你和亚珊应付就够了！”古昊天不悦地道，脚步没有丝毫停滞。

为了防止记者随后追出，他走出接待室后匆匆穿过医院长廊，压根没注意迎面而来的女子——

“啊！”女子跌在地上，手上提的饭菜全部洒在迎面撞来的古昊天身上。

“喂，你怎么这么冒失？！走路不长眼睛啊？！”许倩蓉瞪大眼睛，指着跌在地上的女子斥骂。

雨薇抬起头，终于看清楚站在她面前的男人。

男人绷着脸，英俊的脸部线条十分刚毅，方正的下颚微微凹陷，薄唇紧抿，给人一股冷硬的感觉。

雨薇低头看到自己为母亲带的饭菜洒了一地，她心里



好痛，说话也不由得颤抖起来。“是他撞到我的……”

“我看得很清楚，明明就是你撞上来的！”许倩蓉泼辣地驳斥。

雨薇脸色苍白，自己是受委屈的人，她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。

她心疼的是饭菜糟蹋了，母亲就只能吃医院供应的午餐，可是母亲向来吃不惯医院的伙食，这一顿她老人家恐怕又要挨饿了！

“算了！”男人开口，不耐烦的嗓音略显低沉，夹带一股粗犷的男人味。

雨薇抬起头，目光和男人对视——

“我不想把时间耗在这里！”男人瞥了雨薇一眼，冷漠的目光居高临下，高傲得不可一世。

“你不能走！”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雨薇站起来挡住男人的路。

“喂，我们总经理都不跟你计较了，你还不快让开！”许倩蓉眯起眼，刻薄地道。

“我没见过像你们这么不讲理的人。明明是你们不对，为什么不认错？难道有钱就能欺负人？”雨薇一字一句地说，不习惯与人争辩的她，浑身不受控制地微微轻颤，可她仍然直视着那男子，没有因为他冷硬的目光而畏惧。

男人身上的铁色西装看起来很昂贵，加上那一身凌人的傲气，再怎么糊涂的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个男人的经济环境优越。



“我看你有被害妄想症!”许倩蓉冷笑。“扯到什么有钱没钱的,你是想勒索啊?”

雨薇瞪大眼睛,她觉得自己的尊严被严重侮辱了!

穷并不是罪过,他们凭什么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践踏?
“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!凭你刚才说的话,我就可以告你们诽谤!”

话,她是对着那个张牙舞爪的女人说的,但她的目光坚定地望着始终冷眼旁观的男人,也许因为他倨傲的态度,激起了雨薇的傲气。

男人眯起眼,侧倾的视线投射过来,冷淡的目光瞬间深沉起来。

“告我们?”许倩蓉夸张地嗤笑两声。“你知道我们总经理是谁吗?凭你?有能耐你就去告啊!”

雨薇不再响应咋唬的女人,许倩蓉的话虽然充满羞辱,但男人的冷漠以及轻蔑的眼光更叫她难以承受。“也许我无法告你们,”她盯住男人,一字一句、毫无畏惧地道,“因为我确实没钱,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可是我仍然要说:我鄙视你们这种人!”说完话,她转身就走。

后面传来许倩蓉夸张的吐气声,以及一连串鄙夷的咒骂,雨薇听而不闻地往前走,一直到男人快步越过她,挡住她的去路——

“把话说清楚!”古昊天抓住女孩纤细的手臂,一瞬间有些惊异那瘦弱到不盈一握的脆弱,但是这不被他允许的惊讶情绪,并没有显露在他刚毅的脸孔上。“把话说清楚,所

谓‘这种人’是哪种人？”他盯住女孩秀气的脸庞，冷冷地重复了一遍。

因为他的粗鲁，雨薇的脸色略显苍白，但她倔强地命令自己抬起头，瞪住他严厉的眼。“仗势欺人，你该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人！”她尽量稳定自己的声调，不在他冰冷的目光下颤抖。

男人挑起眉，阴暗的双眼掠过一丝诡光。半晌，他阴沉地道：“要是真的仗势欺人，我会要你赔我一套全新的西装！”

雨薇垂下眼，这才注意到他西装边缘沾了一片菜渍。

她愣了愣，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。

“如果我真的要你赔，你是绝对赔不起的。”男人盯住雨薇的脸，极度男性化的声音低沉几度，微微带了一点粗哑。

雨薇微红的面孔，又因为他轻蔑的言辞而转白。

注意到女孩脸上一掠而过的狼狈，古昊天嘲弄的笑容一闪而逝，撂开手，他转身迈开大步走出医院。

“听见了？我们总经理说了，你赔得起吗？！”许倩蓉哼笑一声，狗仗人势地跨着得意洋洋的步伐，追随她的总经理而去。

雨薇苍白着脸，慢慢蹲下身收拾地上的食物残渣和破碎的碗片……

自从跟母亲搬到宜兰，母女俩在这乡下地方相依为命，从小到大，这十多年来她看过太多鄙视的眼神，听过太多侮辱的话语。但尽管如此，每每听到这种话，她强烈的自尊心

还是受到伤害。

碎碗片突然割伤她的手指，划出一道血口子！雨薇赶紧把受伤的手指放到嘴里轻轻含着，脑子空白一片……

她蓦然想起那个陌生男人轻蔑的眼神。

今天下午，被摔碎的不只是一只碗碟……

还有她无足轻重的自尊。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“妈，您再多吃一些好不好？我削了一个苹果，您吃了还不到四分之一呢！”雨薇将切好的水果送至母亲嘴边，轻声细语地哄劝着。

林月英轻轻摇头，即使是如此轻微的动作都让她觉得疲倦。“不吃了，你先搁下吧。”

雨薇心口抽痛却不敢勉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顺着母亲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

“雨薇。”林月英轻唤女儿。

她今天的食量比前几天好了许多，饭后还能吃得下水果，相对的，精神也好了一些。“你仔细听好，妈有很重要的话要告诉你。”

“妈，您先休息一下，有什么话，等您午睡醒来再说。”

林月英摇头。“不行，我自己知道这个病好不了，再说，我怕这一觉睡下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”

“妈！”雨薇低呼，忍不住眼眶泛泪。



林月英却微笑了，她吃力地抬起手臂，抚摸雨薇柔细的长发。“傻孩子，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生灭变异是无常的道理，若再过度悲伤就是个痴儿了。”

林月英能有这番豁达的领悟，是这一年多来每回迫近死期大关之际，咀嚼得来的。

但是雨薇却不能接受，她哽咽地摇着头：“妈，您辛辛苦苦抚养我长大，女儿还没让您享福……您不会死的！”

林月英心口隐隐痛着，她何尝舍得下这惟一的女儿，孤苦伶仃地在世上生活？但生死大限，岂能容得她抉择？

林月英不得不勉强吸口气，提起精神，该说的话、该为女儿做的事，她半点也不能漏失，惟有清楚地交代妥当了，她才能心无牵挂地离开这人世。

而这之后……

雨薇的未来便只得交给命运了。

“听我说，雨薇……”

林月英握住女儿的手，软弱的力量，让雨薇心痛地体会到，母亲虚弱得犹如风中残烛。她紧紧地回握，泪水一瞬间逼到眼眶。

林月英平静地咧开嘴，像是安慰女儿。“妈有个心愿未了，希望你能在妈死后为我完成。”

听到母亲已经开始交代身后事，雨薇一颗心沉到谷底，但这件事既然是母亲的心愿，她就算再难过，也得聆听母亲最后的遗愿。“妈，您说……我在听。”她望着虚弱的母亲，心头无比痛苦，却强迫自己对母亲微笑。

林月英浑浊的眸子似正在回忆往事。“妈现在告诉你的话,每一个字你都要记住。当年你爸还在世的时候,你有一位古伯伯……”林月英咳了两声,才把话接下去。“他跟你爸是拜把兄弟,古伯母在你小的时候还曾经抱过你……雨薇,你还记得他们吗?”

雨薇摇头,清澄的双眸布满疑雾,母亲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?

“是呀,”回想起几十年前丈夫还在世时发生过的事,林月英露出笑容。“都已经二十年前的往事了。当年你也才不过三四岁,不记得了是自然的。自从你爸死后,我们母女就从台北搬到宜兰,那时候搬得很仓促,事前根本来不及通知你古伯伯他们,人海茫茫,又经过了这许多年,那么好的朋友,就这样失去联络了……”

林月英顿了顿,抬起头,欣慰地望着女儿,嘴角的笑意骄傲地扩深。“时间过得好快,这十几年像是只有一眨眼的工夫,你就长大了。”

自丈夫死后,历经十数年人海沧桑,林月英凄楚的语调,含有无限感慨。

雨薇却不明白。“妈,当年您为什么不跟古伯伯、古伯母联络?难道爸死后,古家也像那些势利的人一样,对我们落井下石吗?”

雨薇的父亲当年开设工厂,却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,工厂倒闭后雨薇的父亲江青峰积欠了大笔债务,许多平常跟江青峰称兄道弟的人,那个时候避之惟恐不及,深怕江青峰



上门找他们周转，路上相遇了恐怕还会撇首仰鼻，来个翻脸不认人。

江青峰就是因此才郁愤交加、心怀忧虑郁闷而过世的。

这些过往的伤心事，是母女俩搬到宜兰乡下数年后，雨薇听母亲含着泪诉说的。

“不，只有古家跟那些人不同！那时候你古伯伯不但为我们江家出钱，还清你父亲负下的巨债，还在你爸爸过世后，体贴我新寡哀痛，又携着弱女，一力承担了丧葬事宜，你爸那块墓地，还是你古伯伯出钱买的。”说到这里，林月英忍不住悲从中来，伤心落泪。

她一直心怀感恩！始终没有忘记古家给她们孤儿寡母的天大恩惠。

“既然古家待我们这么有仁有义，妈，您为什么——”

“就是因为古家太慷慨了，我们母女俩岂可一而再地麻烦人家？”林月英摇着头喃喃道，她也有她的尊严。“他们夫妇要是知道我们的消息，像他们这么重情重义的人，咱们母女俩岂不是又会成为人家的负担？”

雨薇明白了。她解意地微笑，或许她的脾气是遗传自母亲的性格？

“如今我再提起这件往事，是因为你古伯母有样东西寄在妈这儿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我本来以为再也没机会还给你古伯母了。”

林月英隐瞒了若干事。

事实上，为人母的她难免还是有私心的……

她知道她就要死了，她死了以后，雨薇在这个世界上将无依无靠。

若不是怜惜女儿，那样“东西”，她原是不打算还给古家的，毕竟……

早在江家一败涂地的当年，古家已经发迹，如今事隔二十多年，依古振东——古家老爷子精明、强悍的主事作风，这些年古家只会发展得更好！

况且这十几年来她天天注意报纸，早知道古家的事业非但在台湾经营得有声有色，即使在全世界也享有名声——古家已今非昔比了！

江、古两家，门户早已不相对了！

“妈，你是要我代替您，把东西送还给古伯母吗？”雨薇问母亲。

林月英回过神，定了定心。她不能再为了坚持自己不值钱的自尊而牺牲掉雨薇的幸福！

“嗯……妈要你亲手将东西交还到你古伯母手上。”林月英敛下笑容，严肃地望着女儿。“雨薇，你一定要答应妈，亲自办到！”林月英一定要得到女儿亲口允诺。

雨薇黯然点头，母亲要求的只是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她怎会不答应？况且她心底明白，这可能是母亲最后的遗愿。

林月英见雨薇点头，释然而笑。

当年江家和古家，凭着一样“信物”订下儿女亲家，那就是她要雨薇“还”给古家的东西。



看到女儿点头允诺，林月英放宽了心。只要古家一看有这样东西，立刻就会知道雨薇为何而来了。但女儿是她生的，林月英最了解雨薇，她明白这孩子一向有主见，要是让雨薇知道事实的真相，她心底一定会排斥的！

林月英之所以隐瞒，也是为人母的一点私心。

“妈，您要我送还给古伯母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样东西我一直妥善收藏着，这回入院我也把它带在了身边，我把它锁在床头的抽屉里。雨薇，来，你替妈把抽屉里那包黄绒袋取出来。”

雨薇听话地打开锁，取出放在抽屉里的黄绒袋。她从未见过这么精致的黄绒袋子，当然更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。

林月英从女儿手上接过绒袋，解开袋子上系紧的彩绳，取出一只宝光灿润、通体碧绿的玉环。

见到这只美丽不可方物的玉环，雨薇忍不住叹息！这只玉环质地温润水透，鲜少杂质，就连不懂宝玉的雨薇，也能一眼看出它的珍贵。

“来，雨薇，戴上它看看。”

“妈？”雨薇怀疑地望着母亲，不明白母亲的用意。

“听话。”林月英口气虽然温柔，却坚持。

尽管疑惑，雨薇仍依言戴上玉环。

“竟然这么合手！”林月英惊喜地叹息！她呆住，也傻住了，不觉喃喃地道：“简直就是量了你的腕围订做的！真是……真是想不到呀！”

这意味着什么？

多年来林月英早就学会了对现实不抱存幻想，惟一令她的心能感到踏实的，就是死命工作，认真攒钱，这十多年来为了供雨薇上学读书，母女俩苦哈哈地过日子，攒得一块钱她也当两块用。

但现在看到这只玉环竟像自己认主人似的，完全吻合雨薇的腕围！惊异之余，林月英开始抱存幻想了。

或许……或许这孩子与古家真的有缘分？

“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亲手把玉环送还给古祖母的。”雨薇淡淡一笑，随即卸下玉环，代母亲将玉环放回绒袋里。宝物再美，不是她的东西，她并不留恋。

林月英的嘴角自然而然地咧开，她突然感到全身松弛下来，真真正正地放心了。

仔细交代雨薇古家在台北的住址、古氏夫妇的姓名以及一些琐碎的细节后，林月英终于安心躺回床上入睡。

这一觉林月英睡得很香甜，再也没有醒过来……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

台湾商界若提起太古集团无人不知，当然，这与“太古”净值数百亿，跻列台湾前五大集团的身价，大有关系。

太古集团出资介入经营的产业，囊括了金融、通讯和电子，其他星罗棋布的卫星子公司，更是多到不胜枚举。

太古创立最初，任谁也料不到当年的太古企业，会发展



到今日的集团规模，而这一切要从太古的老董事长古振东年轻时说起！

古振东年轻时只是一名出卖劳力的泥水工匠，在他四十五岁生日那天，他把一辈子辛辛苦苦给人糊墙、省吃俭用整整存了十年的万把多块钱，全数拿去买了一块结不出稻子，根本没人要的旱地！

那个时候，人人都嘲笑拿钱买歹地的古振东是呆子、傻瓜！

但古振东相信的是自己。

他买这块地不是为了种水稻，他是买来盖房子的。

太古从炒地皮发迹，正好赶上台湾经济起飞的契机，房地产业景气大好，直至今日太古涉足商界，经营涵盖的范围之广阔，令人咋舌。当然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已经没有人敢再笑话他了。

相反，古振东当年的“远见”，成了一则商界人人啧啧称奇的“神话”！

到今天，每个能见到古振东的人，莫不鞠躬哈腰，一迭声“古董，您老人家好！”谄媚逢迎，惟恐不及。

但强者虽强，古振东毕竟还是老了。今天，在太古集团内坐镇龙头的，已经是第三代少主了。

老爷子惟一的儿子过世已经十五年，当时老爷子刚退下不久，儿子掌舵还不到三年就意外过世，孙子还是个十多岁的少年，老爷子后继无人，不得不再重新掌权。

直至八年前，太古集团第三代少主——纽约大学的企

管博士学成归国，老爷子才得以逐步将权力释放。

而事实上，太古本为台湾一家本土企业，老爷子虽然经营有成，但经营手法保守老旧，在现今全球化趋势竞争下，可预见的未来将会逐步凋零，终至被市场淘汰！然而太古却能在五年内整顿内部人事成功，积极于上海、宁波投资增建新厂，汰换产业旧机，添置新型机种以精简工时与人力，翻身转型为国际化公司，且积极培植代工实力，不断争取国外订单，事业版图逐步横跨中美与东亚两洲——

严格说来，太古有今日成就，可说是在第三代少主——古昊天手上发扬光大的。

太古传奇又添一桩，古昊天不但重新整顿企业的老旧结构，更积极转换经营跑道，缔造了太古今日让人望尘莫及的成绩。古昊天成功地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古昊天不是三世祖，虽然含着金汤匙出生，手段绝对果决精明，毫无世家子弟中看不中用的陋习。

这些努力，八年来一直任职总经理秘书的柯亚珊最清楚。

但是在另一方面……

一阵清脆刺耳的高跟鞋声响起——

柯亚珊不必抬头也知道来者是谁。

这一阵子她已经不知道替总经理挡过多少回这名不速之客，但来人显然没有半点廉耻，竟然数次嚣张跋扈地想要硬闯总经理室，不但自视为特权阶级，还一副傲气凌人的嘴脸。

